水仙年年

叶稚珊

我养水仙，不确切地说起码二十几年了。我每年养的水仙，不是一两盆，是一二十盆。庆幸有一个漳州水仙的专供渠道，从每年的十一月底到春节，在向阳的阳台上泡发，生根，拔葶，待含苞欲放时，便四散分离，也许在近在咫尺的邻居家，也许在每年固定的朋友家，也许随来访的友人绽放在某间办公室或新居。还有经年不变整箱送达的，丁聪沈峻，汤一介乐黛云，季羡林，宗璞、袁鹰等等。丁聪走了，汤一介走了，季羡林、沈峻也走了。宗璞搬离了燕园，袁鹰先生病了……

这几位先生中的水仙高手应该算是沈峻先生了，她每年最急切地盼着水仙，养到即将开花分送友人，这一点我们两个人最像最投缘。她被确诊为肺癌后，没有做过多的治疗，自知来日无多，还是兴致勃勃催问着水仙，电话中说了一句“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养水仙了。”我心戚戚，说不出很多安慰的话。

养水仙要有技巧，但并不深奥。业内人士会精心雕琢，我这样的非专业人士手艺不攻，就只有让她按自然的身姿自然地成长，不同的是，我会精心控制她的成长速度，让她在需要的时辰结结实实的敦厚的叶片中钻出秀美挺拔的花剑，然后开出茂盛的花团，像一顶花帽罩在修竹般的绿叶上。之所以我养的水仙不会是寻常一枝枝地开放，是因为我会先将包着泥胚的水仙头、最外层的泥土干皮去掉，十几头几十头一起泡在一个大桶中，待两天后，再逐一剥去外层的皮，哪怕有一点点瑕疵都要剥去，刮干净底部的泥土和干涸的须，用清水冲洗，使每一头水仙都白胖清爽，再漂洗干净后，严丝合缝地塞在每一个水仙盆中，塞得越紧越好，直至把盆倒过来都纹丝不动。要用纯白或青花瓷的水仙盆，这样配上纯白葱青的水仙才质朴清高养眼。水仙忌热，每年的水仙季，我都会在向阳的阳台上搭好够摆放几十盆水仙的宽大台子，昼夜开着窗，白天的阳光，夜晚的寒凉，应该是适宜水仙生长的环境。温度高了，勤换冰凉的水，温度低了，只要不结冰，就完全没有问题。期待她在正月三十晚上开花，需要控温控水，绵延四十天至两个月的养育，时辰到了，整盆花几乎同时绽放，这时便显出了密植的好处，最好的花形是如台灯的罩子般罩在绿叶灯柱上，细看每朵花的花瓣都饱满纯净健康。待几十盆花都各有其主之后，阳台安静了，我自己只留下由散碎的花头随意拼装的几小盆，参差地开出数朵，绿肥白净，在不起眼的书桌台几的角落也能很有风致，淡淡的一缕清香，我会由此想到那些茂盛的送出去的水仙带给友人亲朋的欢愉。

我的水仙养殖法不专业，也不照本宣科，只是依着自己的经验甚至性情，随意却精心，因为每一个水仙到来的季节都与父亲的忌日相近，我摆弄每一头水仙时心中都存有隐痛，我精心地让她开出饱满的花，总像是在弥补父亲生前的遗憾。

父亲喜欢水仙，每年都养一两盆，住的是机关宿舍老式俄式楼房，没有宽敞的阳台，但房子很高暖气很足。那时没有资讯网络可查，养水仙的人也少。估计周围亲朋中也没有人懂得养殖技术，我也真是不懂事，或许是那样的年龄有很多自己更感兴趣的事情和感情托寄，不大关心他的水仙，印象中他总是小心地捧着水仙盆追着阳光放在最靠近暖气的最温暖的窗台上，慈爱地端详着，长高了，长高了，长得细长葱绿，出花苞了，他更殷勤地侍弄，更长久地注视，眼光中的喜悦期待打动了我，然后夹剑了，花苞黄萎，硕长而茂盛的植株轰然倒下。一个花季过去了，下一个花季他仍旧孜孜不倦。现在明白，父亲的水仙只是因为温度高导致的徒长，这是养水仙的一大忌。

父亲不在几十年了，我也已经到了他当年的年龄。做很多事已经力不从心了，虽然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断舍离”，但删繁就简已经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唯独每年的水仙，还没有舍得“断离”。 姐姐妹妹和我一样，年年期待着来自福建漳州的“特供”水仙。各家的居住环境在变，家庭成员也在变，我们的上一代都离开了，我们也已经习惯了“爷爷奶奶”的称呼。今年姐姐说要少养一些，弄不动了。我的心被触动了，也才意识到除了花朵盛放的欢愉，这确实也是一件吃力的活儿。我也许也要少养一些了，从今年起，我要留一盆茁壮繁茂花如伞盖的精品，慰劳自己的辛勤。

今年冬春疫情正盛，宅居的日子幸有水仙足慰寂寥，北京冬季的阳光珍贵而丰裕，中午前后明亮而温暖，捧一盆青花瓷水仙，长久注视，仿佛能看到水仙后面父亲慈爱的身影，也能看到那些熟悉而亲切的前辈远走的身影。

水仙年年，故人永远在心里，无论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水仙花开了，春天依然会来。

夜光杯

窗前的树

任溶溶

窗前的树虽小，但附近没有树木，一些小鸟就到这里来落脚歇一会，因此树丛间很热闹。前人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这里却是前人种树，后人欣赏。我很感谢我父亲这位前人在窗前种了棵小树，让我这个后人可以欣赏。

谢谢父亲！

问候

安武林

你好吗？

每天都会有一声问候，出现在我的手机微信里。

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问候，好像是仪式一样。报完平安，我也会给对方送去一个问候：“你好吗？”

我和小雨每天都这样彼此问候着。

小雨是儿童文学作家，我们是好朋友。就在离春节还有两三天的时候，我们应邀在南方的一个城市参加了一个上千人的中小学生文学大赛活动。我们不仅各自做了一场讲座，还是颁奖嘉宾。我和小雨是最近距离和最频繁的接触者。

那时，关于新冠肺炎传播传染的消息已经铺天盖地了。主办方忐忑不安，连夜召开了准备取消颁奖环节的会议。经过评委会激烈的讨论，最后还是决定如期举办。

回到北京一两天，发现事态严重了。小雨发来微信，一个消息，是寻找和我乘坐同一趟高铁的乘客。那趟列车上有确诊的乘客。我吓了一跳，小雨说，别紧张呀，你乘坐的是前一天的高铁。要是晚走一天，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子。

小雨说他们单位开始统计了，他们的小区也开始统计了，统计去外地的人员。我说我们这里也是，形势很严峻呀。聊着聊着，她突然问了我一句：“你好吗？”

我愣了一下，转而心里轻笑了。她在小心翼翼地问我，潜台词是问我有什么异样不，如有，她就成了直接的受害者啦。她的轻轻一声问候，我却有了万千感慨。

关心他人，就是最好的关心自己的方式。这句话用在这里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她说她整天猫在家里，自我隔离。利用这休闲的时光，开始码字。她的话触动了我，是啊，我也应该自我隔离。不串门，出门戴口罩，勤洗手。做好自己，就是对防疫工作最大的支持了。如果每个人都能如此，那么疫情就没那么可怕了吧？

小雨在计算着时间，自我隔离多少天了。我们的时间相差最多一天。超过十四天，我们就可以外出了。她的认真、严肃，真的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也是一种热爱生活的标志。

春天快来了。她发来她养的梅花图片，一朵一朵都开了。是的，春天快来了。再严重的疫情，也挡不住春天的脚步啊。我的眼睛和我的心灵都在接受花儿们的沐浴。

你好吗？

明天，我该主动问候一下小雨了。因为每次都是她主动问候我，而我的许多人生的失败都是迟钝造成的。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

小上海

邓乃刚

我们都管她叫“小上海”，时间长了，竟然忘记了她的真实姓名。“阿拉上海好吃的不比你们北京少，喏——”说着，高桥松饼、大白兔奶糖各路小吃撒了一桌子。每当春节刚过，小上海探望爷娘回来，总是这样招待同事。

小上海是我们单位的出纳。那个年代，发工资需出纳到银行去领取现金，回来后再分发给每个人。百十来人的工资，钞票一大手提箱，都是司机带着小上海去提。票子多了，容易出错，小上海就咬咬牙，自己垫上。回家后丈夫也很宽容：“不要想它了，咱能省出来……”

他们是在东北兵团认识的。他爱上了小上海，小上海不顾爷娘反对，死活要跟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知青大返城，她就随丈夫来了北京。然而，正像托翁所说的：幸福的人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他们在兵团生的独子，两三岁了才发现是弱智。她到我们单位后，领导同情她，说向计生委打报告让她再生一胎。可她刚从东北回来，连个像样的窝都没有，一边忙着上班工作，一边又要上夜大，就把这事耽误过去了，始终也没再生二胎。

那时我们这些北京老帽都土里土气，可人家小上海总是别具新潮，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冬天经常是一件民族风格的酒红色盘扣对襟小棉袄，配上一款时兴的浅色瘦腿牛仔裤，简约大方，显得格外超凡脱俗。不论男女，大家都很喜欢她，不止是她举止得体雅致，更喜欢她对同事温柔体贴，帮助别人不求回报。

日月就像旧时织布机上的梭子，很快，我们都退休了，很快我们也都老了。最怕说、最怕听的是今天谁也没有想到，小上海的丈夫竟也没有趟过六十九岁这道坎儿。

小上海就是小上海。当我们五六个老同事来看她时，她已经料理完了丈夫的后事。她眼睛哭得红肿，但没有再流眼泪。丧事办得异常简单，望着墙上丈夫的遗像，她告诉我们，老两口早就商量好了，死后把骨灰撒入大海，不给弱智的儿子留下任何麻烦。

几个女同事流了眼泪，但小上海却反过来安慰她们：生老病死嘛，谁能挡得住！我劝他戒烟，但他在兵团时一累了就抽，戒不掉的，就只好由他了。他愁的是宁宁，我告诉他，你不要管了……

“妈妈，你们不要愁，我能行！”这时，宁宁从里屋出来，四十来岁人了，语言和行为就像一个小学生。忽然想起，上班那些年有同事说给宁宁介绍一个乡下姑娘，被小上海婉言拒绝了——不行，那不害了人家姑娘了吗！然而，天无绝人之路。别看宁宁弱智，却从小和妈妈学得一手缝纫浆洗的女红手艺。爸爸妈妈经常用智障指挥家舟舟的故事鼓励他，两口子在社区居委会的帮助下，给宁宁支起了一个缝纫摊子。

“饿不死他的！我和他爸都放心，咱们大家都放心！”天色已晚，从小上海家出来，她的这句话仍响在耳边。我们都比小上海生活得好，可自我独立、对生活负责任的态度却远远比不上她……

猫鼠图（中国画） 老村

一角蓝天

吕晓浈

看到天空的一角，蓝汪汪的，比高原蓝还要蓝。金色阳光打在白墙上。世界如此玲珑通透，让人不好意思伤感。然而悲伤还是涌来。因为蓝汪汪的明亮比灰扑扑的阴惨更让人心生悲意。

原来厂里的那个年轻人，我还记得他俊朗的面孔和清亮的嗓音。那时候他唇上的胡子还是柔软的茸毛，比汗毛浓重一点而已。人有点小矜持，不怎么搭理人，也许心里想搭理但不好意思往外表露。他是拍短片的，我拍长片，我们基本上没有交集，甚至不曾对过话。他很得潘厂长喜爱。潘厂长是我厂短片之王，摄影水平一流。他一进来就做潘厂长的徒弟。我现在的记忆里除了他年轻的面孔，就只剩下潘厂长喊他名字的声音。潘厂长似乎很喜欢喊他的名字：常凯，来哈子。他应声而至，步子带着弹性……

前两天就在说服自己，坐在屋里玩瓷吧。遂拿出一把老破壶来把玩。壶上那风中桃花，那浮水鸳鸯，很契合眼前湛湛蓝天艳艳春阳，却只是这么慢慢抚摸着，心情暗淡。

她们叫我“Madam”

方龙鸣

没想到，新一届小区业委会里竟然有个“洋委员”。我当了十年社区民警，还是第一次遇到。

柏小姐是德国人，外企高管，来沪十多年，因为喜欢中国，所以早早在上海置业安家。她所居住的花园小区里，有各种肤色的外国朋友，漫步其间，犹如迈入了一个小小联合国。虽然是外国人，但柏小姐毫不见“外”，她热心社区公益，投身小区管理，所以高票当选业委会委员。

让我头疼的是，这一次，新上任的业委会又和物业公司“杠”上了。委员们认为现在聘请的物业公司虽然是家上市公司，但暗中把保安、保洁等重要业务转包出去了，自己花了名牌的钱买的却是山寨货。处事严谨的柏小姐还表示，上次更换物业公司，招投标根本没有达到半数以上业主同意，从程序上来说不合法。

这让现在的物业公司很委屈，新签合同还没几个月，为了把上家物业顺利送走，公司赔了不少钱。这不是典型的过河拆桥嘛？于是，他们派人逐户发传单，扬言说参与投标的另一家物业公司和业委会有猫腻，接手后准备上涨物业费。而另一家物业公司知道后，也开始针锋相对进行反制……

那段时间，每一次业委会开会，我都能见到情绪激动的柏小姐。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不参与具体决策，但要疏导情绪，把控方向，让物业更换合理合法合规，既不能演变成肢体冲突，更不能升级为群体性事件。

与此同时，我告诫两家物业公司的经理，不要只想着如何诋毁对方，要去想办法赢得业主支持，因为投票权是掌握在广大业主手里的。终于，他们开始不再和对方死磕……

最终，经全体业主投票决定，新公司入驻，原公司撤离，物业实现平稳过渡。我也总算松了一口气。

后来有一天，柏小姐专程来找我。她说：“Madam，最近有警车频繁地从我们小区驶过，让我们很没有安全感。你能不能管一管？”

这个问题让我始料不及。警察执行公务理所应当，但对待严谨的德国人，同样需要用严谨的方式。于是，我回所里详细了解情况后告诉她，派出所为了及时接警，有时确实会借道小区，这是合理合法的；但同时，所领导特别重视她的建议，已叮嘱所里同事在途经小区时不鸣警笛、不按喇叭，同时注意速度和安全。末了，我还强调：“如果小区里经常有警车出现，是不是更能够震慑坏人，让小区更安全呢？”她满意地点了点头。

我和柏小姐算是“不打不相识”，交上了朋友。前不久，她来向我爆料：小区里某幢别墅白天黑夜都有人进进出出，形迹可疑。我上门核查，发现是一家网络公司在这里设立了电竞战队，房间里电线、网线乱拉，包装箱乱堆，存在安全隐患……我当即开出整改通知。

在社区里，我曾打消过美国居民的怒气，为意大利朋友调解过纠纷，还设法把小区里的韩国家庭幼儿园迁到更安全之处，社区里的外国朋友们都喜欢叫我“Madam”。我理解这是种肯定加亲近。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我们都将一视同仁。

十日谈

我当社区民警

责编：杨晓晖

希望所有的警情都能得到一个圆满的结局。请看明日本栏。